

凝望慕士塔格峰

■姚佳宁



慕士塔格峰。

杨毅摄

感念 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深处,一个雄伟高大的“身躯”巍然屹立。慕士塔格峰终年积雪不化,远远望去,如同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,守望着这片纯净的高原。

—

“慕士塔格在维吾尔语中意为‘冰山之父’,这附近有120多座冰山,夜里气温低至零下30摄氏度,你要注意保暖。”梁海龙班长递给我一件厚厚的军大衣和一瓶氧气。他还告诉我,营区驻扎在海拔4500米的高寒地带,周边几乎寸草不生,也没有人烟。

驱车前行,一座座雪峰向后退去,一条羊肠小道弯弯曲曲通向山顶的营区,也就是我的目的地。营区内,孤单的岗亭在大风中发出“卡啦卡啦”的响声,几名战士持枪挺立。帽檐下,刚毅的眼神深深凝望着远处的慕士塔格峰。

梁海龙是土生土长的甘肃汉子,也是这个营区第一批战士。他心中的故乡,既是辽阔西北,又是雪域南疆。

5年前的冬天,梁海龙告别妻子和7个月大的孩子,走进喀喇昆仑山深处。那时营区尚未建好,他和另一名战友租住在不通水、不通暖的牧民家里。晚上,室外气温极低,滴水成冰,他将被子紧紧裹在身上,还是冻得牙齿不停打颤。一次夜里停电,他们只能抱团取暖挨过漫长的寒夜。

一牙弯月高悬夜空,思念如水无声流淌。慕士塔格峰的夜空格外澄澈,星光灿烂。雪域高原上没有信号,他在心里想象着托风寄雪去乡情,向窗外的繁星诉说对妻儿的思念。

那年,海拔4000多米的设备区遭遇大雪封山,缺水缺粮,官兵靠融化积雪煮泡面硬生生扛了10几天。梁海龙心急如焚。他向上级请示过后,带上一卷被褥和冻硬的馍,独自驾车前往200多公里外的山下寻找生活物资。梁海龙跑遍了周边的村子和市场,困了睡在车里,饿了水泡馍吃,终于在5天后找到了物资供应。

驱车返回的路上,他感到雪峰上的星星特别明亮,凛冽的寒风也变得亲切可爱,推着他在归途一路驰骋。他走进战友们临时居住的帐篷,看到破木桌子上,一杯给自己准备的热水在忽明忽暗的电灯下冒着热气。几名战士围过来亲切地呼唤着“梁班长”。帐篷外一片冰天雪地,但他油然而生一种归家的温暖。

二

在大家眼里,梁班长是个铁血硬汉,勇于担当,敢于较真。作为道路工程监督负责人,他一直坚持一丝不苟的

工作作风。建设期间,施工队伍为求速度,施工方法与标准要求不符。高原上的低温环境对道路质量要求更高,些许误差都有可能留下隐患。紧急关头,梁海龙及时叫停了施工队,督促施工人员严格按照标准进行施工。

高原上风如刀割,每一次处理设备突发故障,都是一次考验。

某次任务前期,由于持续低温,设备发动机发生卡顿,如不及时打开设备机盖进行检修,任务将无法进行。

情况紧急,接到指令的梁海龙带着几名技术骨干快速前往设备区,向距离地面30米的设备机盖位置爬去。高原缺氧,每爬一步,就像有一块大石压在胸口。几名技术骨干不敢停歇,协力转动轴承,由于戴着手套,他们几次尝试都没能转动。几人干脆摘掉手套,和这个“铁疙瘩”硬碰硬,终于成功完成检修。等他们回到地面后才发现,大家手掌上都布满伤痕。因为气温过低,他们竟没有觉得痛。

梁海龙如释重负地躺在厚厚的积雪上,静静地眺望着远方的慕士塔格

移动菜园

■张照杰 吴奇峰



插图:徐金鑫

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,铁血荣光

西藏山南军分区某哨所迎来晨曦。哨长邓东城推开门,深深吸了一口清冽的空气。阳光穿过树林,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

“今天是个好天气。”邓东城转身朝宿舍里喊道,“快把咱们的‘移动菜园’搬出来晒晒太阳!”

下士李佰棋小心地捧出一个泡沫种植箱,里面是他精心培育的小白菜。上等兵梁胜杰左手抱着一个装满泥土的种植箱,右手提着浇水的水壶,健步如飞地走出哨楼。他的脸上带着自豪的笑容:“看我种的蒜苗长得多好啊!”官兵对待“移动菜园”格外用心,给每个菜箱子都做了记录,详细记下浇水、施肥的情况。李佰棋翻开一个小本子,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数据:3号箱,种的是小油菜,已经长了15天了……

邓东城一边手脚麻利地打理着“移动菜园”中冒头的野草,一边和新来的列兵刘宝龙聊起了“移动菜园”背后的故事。

邓东城直起腰,目光望向远处那蜿蜒的石阶路:“这条通往哨所的石阶路又陡又窄,以前上哨,背着物资在这石阶上

爬,一趟下来就得好几个小时。碰到大雪封山,物资运不上来是常事,新鲜蔬菜更是不敢想。”

那年初春,李佰棋和邓东城望着四周荒秃的山坡,心中冒出个大胆念头:在哨所旁开辟一块菜地。

虽然哨所附近“地无三尺平”,但官兵都盼望开辟一片生机勃勃的菜园。如果成功种出蔬菜,还能为大家补充营养。

一场热火朝天的开荒行动就此开始。官兵怀揣着对那片绿色菜地的憧憬,在训练之余,纷纷拿起铁镐,鼓足干劲,奋力翻整那坚硬如铁的土地。半个月后,哨所旁的山坡终于被平整出一块来之不易的场地,虽然面积不大,却承载着大家的希望。

播下种子后不久,嫩绿的芽尖破土而出。一时间,哨所仿佛被注入了一股神奇的活力。

夏季,一场大雨来袭,李佰棋冒雨冲进菜地,迅速用薄膜将菜地严严实实地盖住,保护菜地里还未成熟的菜苗。雨水顺着他的脸颊不断流淌,直到确认全部盖好,他才长舒一口气,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。

雨过天晴,新的难题又接踵而至。哨所处在崇山峻岭之中,时常大雾弥漫。缺少阳光的滋养,蔬菜渐渐失去了生机。看着心血付诸东流,官兵有些沮丧,可他们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却

丝毫不减。

休息时,大家围坐在一起,你一言我一语地出谋划策。

这天,邓东城灵机一动,提出了一个想法:“把菜地改成能移动的怎么样?”

“菜长在地上,怎么移动?”战友提出疑问。

邓东城说:“我们把菜种在废旧箱子里,哪里有阳光,就可以把‘菜园’搬到哪里。”

“这是个办法,我奶奶就喜欢用泡沫箱子种菜……”

“这样一来,刮风下雨时我们还可以把‘菜园’搬进室内……”

“移动菜园”的想法打开了大家的思路,战友们纷纷点头表示赞同。一番热烈的商讨后,大家决定用旧箱装满相对肥沃的土壤,埋下菜种,每人认领一箱,各自负责养护。

如此一来,雨天时便可把“菜园”搬进屋内,巧妙地躲避风雨;天晴时再将“菜园”搬到空地上享受阳光的滋润。在大家日复一日的精心照料下,蔬菜茁壮生长,叶片翠绿欲滴。

刘宝龙看着生机勃勃的“移动菜园”,心中满是感动与期待。他加入到战友们的队伍中,双手接过李佰棋递来的一箱菠菜。抱着“移动菜园”,他感觉自己真正融入了这个充满温暖与力量的大家庭。

峰。雄伟的高峰也在静静凝望着这些不惧困难的官兵。

三

“树能长的地方人就能活,虽然我们这里树都不长,但是我们依然扎下了根,而且要扎到最深处。”分站建成后,身为分队长的梁海龙经常这样给年轻战友打气。

在荒芜的帕米尔高原,一抹绿色对于官兵来说极为珍贵。这里的官兵告诉我,这里的树叫“同心树”,田叫“同心田”。

走进营区里的温室大棚,棚内的绿意盎然与棚外的狂风暴雪形成鲜明对比。辣椒、西红柿、茄子整齐排列着。官兵利用休息时间培土、施肥、种植,蔬菜由往日的“奢侈品”变成“家常菜”。不远处的营区主干道上,生长着几排柳树。枝丫高挑,树冠上拢,迎风摇曳,呈现出一副昂扬向上的姿态。每棵树上都挂着一张“同心卡”,上面写着每名战友兵之初的心愿。梁海龙抚摸着刚刚绽放出嫩芽的柳树,告诉我说:“这是分站开展‘同心’系列特色文化活动的一项内容,寓意官兵同心协力、同心奋进、同甘共苦。”

4500米代表的不仅是这里的海拔高度,更是官兵的精神高度。他们让我觉得,越是艰苦的地方,感情越真挚,信仰越纯粹。

回望这些官兵的青春,就像慕士塔格峰的天空一样,湛蓝纯净,也像营区种下的“同心树”一样,从青涩幼苗成长为根脉深扎的大树。

一批批年轻的官兵走上帕米尔高原,他们铲平道路,盖起营房,在贫瘠的土地上种出绿植和蔬菜,让荒芜的雪峰脚下有了家的模样。今年,梁海龙再次申请延期服役,他和其他官兵一样,都想把自己最美好的时光,留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。



不屈的中华魂

■蓝枫

九一八的炮火撕破夜空
城头月色浸透
卢沟桥石狮子的呜咽
金陵城飘落的枯叶
浸着大江大河的血泪
抉择时刻
窑洞灯火指引方向

看啊,抗联战士的脚印
在白山黑水踏出一条路
五岭密林的枝叶间
游击队的号子惊飞宿鸟

从松花江畔到黄土高坡
传来声声不屈的呐喊
化作砸向侵略者的雷霆
这血火淬炼的中华魂
永远在民族血脉里奔涌

冲锋

■谢润

斑驳的光影
沿着槐树间的缝隙洒下
空气中阳光的灼热
顺着呼吸流入身体
将战士身体内的水分蒸发

粗重的喘息由远及近
与脚步声
形成一曲乐章

汗珠顺着双颊流下
又在下巴、脖子汇聚成水滴
汗水,并没有延缓冲刺的脚步
离终点越来越近
步伐节奏也愈发紧凑

怒吼中,他们突破昨天的自己
完成今日的成长
呼吸声渐渐慢下来,轻下来
身体的疲惫
化作信念层层叠加

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,写下绿色诗行

落日的余晖洒满整片训练场。我倚着单杠立柱喘气,排长蒋火旋打开军用水壶猛灌一口,忽然噗嗤笑出声:“兄弟,咱们现在可都成黑脸庞了!”这句话让我一下子想起当年那段时光。

那年9月,我们穿着崭新军装列队。阵阵蝉鸣声里,队长的嗓音浑厚响亮:“今天教你们唱《黑脸庞》。你是黑脸庞,我也是黑脸庞,听着口令向右看,咱都是黑脸庞,风沙当粉抹,日晒当涂霜,摘下月亮当镜照,咱越照越漂亮……”队长的歌声并不优美,但粗犷有力。歌声盖过蝉鸣,树叶筛落星星点点阳光,跳跃在他古铜色的皮肤上。

我们这些新学员面面相觑,有人憋着笑嘀咕:“这歌可真土”“唱得不在调上”……队长教得很认真:“等你们晒脱三层皮,就知道这歌有多好听了。”

“晒脱三层皮”,是从战术训练开始的。队长持枪卧倒,匍匐前进,起身冲刺,示范动作流畅自如、敏捷矫健,让我们在一旁看得热血沸腾。随后,队长一声令下,我们如离弦之箭冲上训练场。

一遍,两遍……随着手肘与膝盖磨破了皮,强烈的疼痛令我一度想停下来,但耳边不断传来“加油”“快点”的呐喊。战友间的鼓励似乎有着特殊的魔力。我支撑着疲惫的身体,凭借一股子韧劲,咬牙坚持。队长站在终点掐表,突然对我们大喊:“这才是当兵的模样。”

我的鼻梁最先脱皮,接着是耳廓。夜里睡不着,晒伤的皮肤火辣辣地疼,疼着疼着也就慢慢习惯了。夜色中,我常静静望着天花板,“黑脸庞,当兵的模样”一遍遍在我脑海里回响着。那歌声的旋律,像颗种子一样在我心里扎根、发芽、生长,开出生命力旺盛的花。

毕业分到基层连队后,我随单位前往滇东高原执行任务。高原的天空格外蓝,清澈、通透。片状、絮状、团状的白云在高空飘过。大自然的神秘与美丽给我带来深深的震撼。

站在连队门口,指导员拍我肩膀的力道很是惊人:“大学生排长,先去3排锻炼锻炼吧。”他颀骨上飞着两团高原红,好似两簇鲜艳的红花,热烈迎接初来乍到的我。

一天下午,炮班的老班长和我一起进行战术训练。这时,雷阵雨席卷而来。我和班长赶紧收炮、断电,一起躲在帐篷下。雨转瞬间大了起来,雨滴“噼里啪啦”地砸在炮衣上。我的迷彩服早被雨水浸透,浑身冰冷,不由得缩紧了身体。

“你是黑脸庞,我也是黑脸庞,听着口令向右看,咱都是黑脸庞,风沙当粉抹,日晒当涂霜,摘下月亮当镜照,咱越照越漂亮……”

恍惚间,耳边仿佛传来熟悉的旋律。山风掠过迷彩服的衣领,训练场上腾起的尘雾里,一张张年轻的面庞正在褪去青涩,渐渐有了“当兵的模样”。

■贺小周

记忆 怀念,传递精神能量

在我的军校生活的记忆里,不能没有1996年夏季那次毕业大拉练。而在那次拉练的记忆里,不能没有老山界,那是整个拉练过程中最高最难翻越的山峰。

在那次拉练中,有一段穿林训练。穿越那片山岳丛林地,首先要征服的便是老山界。

老山界海拔2000多米,如一头怪兽拔地而起,横空出世。当年它曾那样冷酷无情地横亘在红军长征的路上。然而红军素来不畏艰险、不怕阻拦,老山界高,不过红军的斗志。后来,文学史上留下陆定一那篇激励无数人的《老山界》。

怀着对奇峰险道的渴望,我们开始登山。6月的老山界,树木葱茏,溪水潺潺。飞泉瀑布随处可见,古树老藤比比皆是。我们全副武装,背包、手榴弹、钢枪还有米袋,全部透透两条背包带沉甸甸地压在肩头。时间久了,肌肉得不到放松,两肩便酸酸麻麻地不听使唤。

山中气候炎热,闷闷的空气仿佛没有一丝流动。我们开始是大汗淋漓,继



当兵的模样

■甘祖昌

等到阳光刺破云层,我们又回到了炮车上。班长蹲在旁边整理随车工具,他看看我的动作,忽然把工具箱合上说:“排长,你这样卸炮衣可不行呀。”他动作利索地给我示范,不一会儿,炮衣叠得像块方砖一般棱角分明。我学着他的动作,将浸透雨水的帆布一寸寸捋平,翻卷折叠。最后收边时,他指导着我用力一甩,帆布甩出一串晶亮的水珠。我们默契地相视一笑,两张黑黝黝的面庞上,露出相似的笑容。这时,我的内心感受到了熟悉的温暖。

冬去春来,连队门前播种的细微草籽,如今一片生机盎然。

这一年,我带的新兵里,有个长着一张娃娃脸的战士,跑障碍时总卡在矮墙上。看着他脸庞白净的模样,我想起了当年军校时的那首歌,那片操场,那些战友,这个新兵以后也定会像我们一样,长成“黑脸庞”吧。

“你是黑脸庞,我也是黑脸庞,听着口令向右看,咱都是黑脸庞,风沙当粉抹,日晒当涂霜,摘下月亮当镜照,咱越照越漂亮……”

恍惚间,耳边仿佛传来熟悉的旋律。山风掠过迷彩服的衣领,训练场上腾起的尘雾里,一张张年轻的面庞正在褪去青涩,渐渐有了“当兵的模样”。

翻越老山界

■贺小周

而头昏脑涨,加上道路崎岖艰险,激动的心情渐渐被疲惫所代替。

队伍行进速度放慢,前头传来“原地休息”的口令。大家马上解背包,坐在路边喝水、吃干粮。而我此时刚好拐过一道急弯,眼前景色马上开阔起来。

我抬头,只见两山合抱成一个大峡谷,峡谷两边的山壁十分陡峭。我身边是一渊深潭,潭水清澈见底。潭上瀑布飞流而下。瀑布上面的溪流之中,乱石巨大且光滑,比人还高。瀑布落下,在石上激起“千堆雪”,然后流水汇聚,奔过陡崖,直扑潭底。这景象充满了奔腾的力量,让我们一下子活跃了起来。

于是,大伙儿聚在水潭周围。我们忘记了疲惫,忘记了腿的无力,肩的酸软,欢呼着奔向潭水,或打湿毛巾,擦去脸上的汗渍;或掬一捧清泉,享受天然的甜美。

“飞流直下三千尺,疑是银河落九天……”未到庐山瀑布,老山界已让我们见识到了诗中美景。当年,红军或许也在老山界的溪流、水潭边饮水休息,然后抖擞精神,继续向上攀登。能在拉练的过程中,见到如此壮观的景象,我们多么幸运。

哨声响了,“整装前进”的口令传了过来。于是,我们告别了这美丽的清泉,继续向上攀登。



第6453期